史記三家註/卷028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←

卷二十七

史記卷二十八
封禪書第六
作者：司馬遷　西漢

卷二十九

封禪書第六

〈正義此泰山上築土爲壇以祭天，報天之功，故曰封。此泰山下小山上除地，報地之功，故曰禪。言禪者，神之也。《白虎通》云：「或曰封者，金泥銀繩，或曰石泥金繩，封之印璽也。」五經通義云：「易姓而王，致太平，必封泰山，禪梁父，（荷）〔何〕？天命以爲王，使理羣生，告太平於天，報羣神之功。」〉

自古受命帝王，曷嘗不封禪？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，未有睹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。雖受命而功不至，至梁父矣而德不洽，洽矣而日有不暇給，是以即事用希。傳曰：「三年不爲禮，禮必廢；三年不爲樂，樂必壞。」每世之隆，則封禪答焉，及衰而息。厥曠遠者千有餘載，近者數百載，故其儀闕然堙滅，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。

《尚書》曰，舜在璇璣玉衡，以齊七政。遂類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山川，徧羣神。輯五瑞，擇吉月日，見四嶽諸牧，還瑞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還，一作『班』。」〉歲二月，東巡狩，至于岱宗。岱宗，泰山也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泰山，一曰岱宗，東岳也，在兗州博城縣西北三十里。周《禮》云兗州鎮曰岱宗。」〉柴，望秩于山川。遂覲東后。東后者，諸侯也。合時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修五禮，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。五月，巡

狩至南嶽。南嶽，衡山也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衡山，一名岣嶁山，在衡州湘潭縣西四十里。」〉八月，巡狩至西嶽。西嶽，華山也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，古文以爲敦物。周《禮》云豫州鎮曰華山。」〉十一月，巡狩至北嶽。北嶽，恆山也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恆山在定州恆陽縣西北百四十里。周《禮》云并州鎮曰恆山。」〉皆如岱宗之禮。中嶽，嵩高也。〈索隱獨不言「至」者，蓋以天子所都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嵩山，亦名曰太室，亦名曰外方也。在洛州陽城縣西北二十三里。」〉五載一巡狩。

禹遵之。後十四世，至帝孔甲，淫德好神，神瀆，二龍去之。〈索隱如淳按：《國語》「二龍蔡于夏庭」是也。〉其後三世，湯伐桀，欲遷夏社，不可，作夏社。後八世，至帝太戊，有桑穀生於廷，一暮大拱，懼。伊陟曰：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陟，古作『敕』。」〉「妖不勝德。」太戊修德，桑穀死。伊陟贊巫咸，巫咸之興自此始。〈索隱案《尚書》，巫咸殷臣名，伊陟贊告巫咸。今此云「巫咸之興自此始」，則以巫咸爲巫覡。然楚詞亦以巫咸主神。蓋太史公以巫咸是殷臣，以巫接神事，太戊使禳桑穀之災，所以伊陟贊巫咸，故云巫咸之興自此始也。〉後十四世，帝武丁得傅說爲相，殷復興焉，稱高宗。有雉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鷮』，音嬌。」〉登鼎耳雊，武丁懼。祖己曰：「修德。」武丁從之，位以永寧。後五世，帝武乙慢神而震死。〈索隱謂武乙射天，後獵於河渭而震死也。〉後三世，帝紂淫亂，武王伐之。由此觀之，始未嘗不肅祗，後稍怠慢也。

周官曰，冬日至，祀天於南郊，迎長日之至；夏日至，祭地祇。皆用樂舞，而神乃可得而禮也。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，五嶽視三公，四瀆視諸侯，諸侯祭其疆內名山大川。四瀆者，江、河、淮、濟也。天子曰明堂、辟雍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水外四周圓如辟雍，蓋以節觀者也。」〉諸侯曰泮宮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制度半於天子之辟雍。」　索隱按：服虔云「天子水市，爲辟雍。諸侯水不市，至半，爲泮宮」。禮統又云「半有水，半有宮」是也。〉

周公既相成王，郊祀后稷以配天，〈集解王肅曰：「配天，於南郊祀之。」〉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。〈集解鄭玄曰：「上帝者，天之別名也。神無二主，故異其處，避后稷也。」〉自禹興而修社祀，后稷稼穡，故有稷祠，郊社所從來尚矣。

自周克殷後十四世，世益衰，禮樂廢，諸侯恣行，而幽王爲犬戎所敗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犬，一作『畎』。」〉周東徙雒邑。秦襄公攻戎救周，始列爲諸侯。〈正義秦襄公，周平王元年封也。〉秦襄公既侯，居西垂，〈正義漢隴西郡西縣也。今在秦州上邽縣西

南九十里也。〉自以爲主少皞之神，作西畤，祠白帝，其牲用駹駒〈索隱赤馬黑鬣曰駹也。〉黃牛羝羊各一云。〈索隱詩傳云：「羝，牡羊。」〉其後十六年，秦文公東獵汧渭之閒，卜居之而吉。〈索隱按：《地理志》汧水出汧縣西北入渭。皇甫謐云「文公徙都汧」者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鄜縣故城在岐州鄜縣東北十五里，即此城也。」〉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，其口止於鄜衍。〈集解李奇曰：「鄜音孚。山阪曰衍。」索隱鄜，地名，後爲縣，屬馮翊。衍者，鄭眾注周《禮》云「下平曰衍」；又李奇三輔記云「三輔謂山阪間爲衍」也。〉文公問史敦，敦曰：「此上帝之徵，君其祠之。」於是作鄜畤，用三牲郊祭白帝焉。

自未作鄜畤也，而雍旁故有吳陽武畤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於旁有吳陽地。」〉雍東有好畤，皆廢無祠。或曰：「自古以雍州積高，神明之隩，故立畤郊上帝，諸神祠皆聚云。蓋黃帝時嘗用事，雖晚周亦郊焉。」其語不經見，縉紳者〈集解李奇曰：「縉，插也，插笏於紳。紳，大帶。」　索隱姚氏云「縉，當作『搢』」。鄭眾注周《禮》云「縉讀爲『薦』，謂薦之於紳帶之閒」。今按：鄭意以縉爲薦，則薦亦是進，進而置於紳帶之閒，故《史記》亦多作「薦」字也。〉不道。

作鄜畤後九年，文公獲若石云，〈集解蘇林曰：「質如石也。」服虔曰：「在北，或曰在陳倉北。」　索隱蘇林云：「質如石，似肺。」〉于陳倉北阪城祠之。〈正義三秦記云：「太白山西有陳倉山，山有石雞，與山雞不別。趙高燒山，山雞飛去，而石雞不去，晨鳴山頭，聲聞三里。或言是玉雞。」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陳倉山在今岐州陳倉縣南。」又云：「寶雞神祠在漢陳倉縣故城中，今陳倉縣東。石雞在陳倉山上。」祠在陳倉城，故言獲若石于陳倉北阪城祠之。〉其神或歲不至，或歲數來，來也常以夜，光輝若流星，從東南來集于祠城，則若雄雞，其聲殷云，野雞夜雊。〈集解如淳曰：「野雞，雉也。呂后名雉，故曰野雞。」瓚曰：「殷，聲也。云，足句之詞。」〉以一牢祠，命曰陳寶。〈集解瓚曰：「陳倉縣有寶夫人祠，或一歲二歲與葉君合。葉君神來時，天爲之殷殷雷鳴，雉爲之雊也。在長安正西五百里。」韋昭曰：「在陳倉縣。寶而祠之，故曰陳寶。」　索隱案：列異傳云「陳倉人得異物以獻之，道遇二童子，云：『此名爲婏，在地下食死人腦。』婏乃言云：『彼二童子名陳寶，得雄者王，得雌者伯。』乃逐童子，化爲雉。秦穆公大獵，果獲其雌，爲立祠。祭，有光，雷電之聲。雄止南陽，有赤光長十餘丈，來入陳倉祠中」。所以代俗謂之寶夫人祠，抑有由也。葉，縣名，在南陽。葉君即雄雉之神，故時與寶夫人神合也。〉

作鄜畤後七十八年，秦德公既立，卜居雍，「後子孫飲馬於河」，遂都雍。雍之諸祠自

此興。用三百牢於鄜畤。〈索隱案《秦本紀》，德公元年以犧三百祠鄜畤。今案：「百」當爲「白」，秦君西祀少昊時牲尚白。秦，諸侯也，雖奢侈，祭郊本特牲，不可用三百牢以祭天，蓋字誤耳。〉作伏祠。〈索隱案：服虔云「周時無伏，磔犬以禦災，秦始作之」。漢舊儀云「伏者，萬鬼行日，故閉不干求也」，故東觀漢記「和帝初令伏閉晝日」是也。又曆忌釋曰「伏者何？金氣伏藏之名。四時代謝，皆以相生。而春木代水，水生木也。夏火代木，木生火也。冬水代金，金生水也。至秋，則以金代火，金畏於火，故至庚日必伏。庚者，金日也」。〉磔狗邑四門，以禦蠱菑。〈索隱案：《左傳》云「皿蟲爲蠱」，梟磔之鬼亦爲蠱。故月令云「大儺，旁磔」，注云「磔，禳也。厲鬼爲蠱，將出害人，旁磔於四方之門」。故此亦磔狗邑四門也。風俗通云「殺犬磔禳也」。〉

德公立二年卒。其後（六）〔四〕年，秦宣公作密畤於渭南，祭青帝。

其後十四年，秦繆公立，病臥五日不寤；寤，乃言夢見上帝，上帝命繆公平晉亂。史書而記藏之府。而後世皆曰秦繆公上天。

秦繆公即位九年，齊桓公既霸，會諸侯於葵丘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葵丘在曹州考城縣東南一里五十步郭內，即桓公所會處也。」〉而欲封禪。管仲曰：〈索隱案：今管子書其封禪篇亡。〉「古者封泰山禪梁父者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梁父山在兗州泗水縣北八十里。」〉七十二家，〈正義韓詩外傳云：「孔子升泰山，觀易姓而王可得而數者七十餘人，不得而數者萬數也。」案：管仲所記自無懷氏以下十二家，其六十家無紀錄也。〉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。昔無懷氏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古之王者，在伏羲前，見莊子。」〉封泰山，禪云云：〈集解李奇曰：「云云山在梁父東。」　索隱晉灼云：「山在蒙陰縣故城東北，下有云云亭也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云云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。」〉虙羲封泰山，禪云云：神農封泰山，禪云云：炎帝〈索隱鄧展云「神農後子孫亦稱炎帝而登封者」，《律曆志》「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」，豈黃帝與神農身戰乎？皇甫謐云炎帝傳位八代也。〉封泰山，禪云云：黃帝封泰山，禪亭亭；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鉅平。」駰案：服虔曰「亭亭山在牟陰」。　索隱應劭云「在鉅平北十餘里」。服虔云「在牟陰」，非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亭亭山在兗州博城縣西南三十里也。」〉顓頊封泰山，禪云云：帝俈封泰山，禪云云：堯封泰山，禪云云：舜封泰山，禪云云：禹封泰山，禪會稽；〈索隱晉灼云「本名茅山」。吳越春秋云「禹巡天下，登茅山，羣臣乃大會計，更名茅山爲會稽」。亦曰苗山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會稽山一名衡山，在越州會稽縣東南一十二里也。」〉湯封泰山，禪云云：周成王封泰山，禪社首：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山名，在博縣。」晉灼曰：「在鉅平南十三里。」〉皆受命

然後得封禪。」桓公曰：「寡人北伐山戎，〈索隱服虔云：「蓋今鮮卑是。」〉過孤竹；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孤竹故城在平州盧龍縣南一十里，殷時孤竹國也。」〉西伐大夏，涉流沙，束馬懸車，上卑耳之山；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將上山，纏束其馬，懸鉤其車也。卑耳即齊語所謂『辟耳』。」　索隱案：山名，在河東大陽。卑讀如字也。齊語，即春秋外傳《國語》之書也。辟音僻。賈逵云「山險也」。〉南伐至召陵，〈正義召音邵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召陵故城在豫州郊城縣東四十五里也。」〉登熊耳山〈索隱登熊耳。案：荊州記耒陽、益陽二縣東北有熊耳，東西各一峯，狀如熊耳，因以爲名。齊桓公並登之。或云弘農熊耳，下云「望江漢」，知非也。〉以望江漢。兵車之會三，〈索隱案《左傳》，三，謂魯莊十三年會北杏，平宋亂；僖四年侵蔡，遂伐楚；六年伐鄭，圍新城是也。〉而乘車之會六，〈索隱據左氏傳云，謂莊十四年會于鄄，十五年又會鄄，十六年盟于幽，僖五年會于首止，八年盟于洮，九年會葵丘也。〉九合諸侯，一匡天下，諸侯莫違我。昔三代受命，亦何以異乎？」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，因設之以事，曰：「古之封禪，鄗上之黍，北里之禾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鄗上，山也。鄗音臛。」蘇林曰：「鄗上、北里皆地名。」　索隱韋昭云：「設以不可得之物。」鄗音霍。應劭云：「光武改高邑曰鄗。」姚氏云：「鄗縣屬常山。」一云鄗上，山名。〉所以爲盛；江淮之閒，一茅三脊，〈集解孟康曰：「所謂靈茅也。」〉所以爲藉也。東海致比目之魚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各有一目，不比不行，其名曰鰈。」　索隱鰈音荅。郭璞云：「如牛脾，身薄，細鱗，紫黑色，只一眼，兩片合乃得行，今江東呼爲王餘，亦曰版魚。」〉西海致比翼之鳥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各有一翼，不比不飛，其名曰鶼鶼。」　索隱案：《山海經》云「崇吾之山有鳥，狀如鳧，一翼一目，相得乃飛，名云蠻」。郭璞注《爾雅》亦作「鶼鶼」。〉然后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。今鳳皇麒麟不來，嘉穀不生，而蓬蒿藜莠茂，鴟梟數至，而欲封禪，毋乃不可乎？」於是桓公乃止。是歲，秦繆公內晉君夷吾。其後三置晉國之君，〈索隱三置晉君。案：謂惠公、懷公、文公也。〉平其亂。繆公立三十九年而卒。

其後百有餘年，而孔子論述六藝，傳略言易姓而王，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，其俎豆之禮不章，蓋難言之。或問禘之說，孔子曰：「不知。知禘之說，其於天下也視其掌。」〈集解孔安國曰：「爲魯諱也。」包氏曰：「孔子謂或人言知禘之說者，於天下之事如指視以掌中之物，言其易了。」〉《詩》云紂在位，文王受命，政不及泰山。武王克殷二年，天下未寧而崩。爰周德之洽維成王，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。及後陪臣執政，季氏旅於泰山，仲尼譏之。〈集解馬融曰：「旅，祭名。禮，諸侯祭山川在封內者。陪臣祭泰山，非禮也。」〉

是時萇弘以方事周靈王，諸侯莫朝周，周力少，萇弘乃明鬼神事，設射貍首。貍首者，諸侯之不來者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貍，一名『不來』。」〉依物怪欲以致諸侯。諸侯不從，而晉人執殺萇弘。〈集解《皇覽》曰：「萇弘冢在河南洛陽東北山上。」〉周人之言方怪者自萇弘。

其後百餘年，秦靈公作吳陽上畤，〈索隱吳陽，地名，蓋在岳之南。又上云「雍旁有故吳陽武畤」，今蓋因武畤又作上、下畤以祭黃帝、炎帝。〉祭黃帝；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凡距作密畤二百五十年。」〉作下畤，祭炎帝。

後四十八年，周太史儋〈索隱音丁甘反。孟康云即老子也。韋昭案年表，儋在孔子後百餘年，非老聃也。〉見秦獻公曰：「秦始與周合，合而離，五百歲當復合，〈索隱案：大顏歷評諸家，而云周平王封襄公爲諸侯，至昭王五十二年西周君獻邑，凡五百一十六年爲合，亦舉全數。〉合十七年而霸王出焉。」〈索隱合十七年伯王出。自昭王滅周之後至始皇元年誅嫪毐，正一十七年。孟康云：「謂周封秦爲別，秦并周爲合。此襄公爲霸，始皇爲王也。」　正義王，于放反。秦周俱黃帝之後，至非子末別封，是合也。合而離者，謂非子末年，周封非子爲附庸，邑之秦，是離也。五百歲當復合者，謂從非子邑秦後二十九君，至秦孝公二年五百歲，周顯王致文武胙於秦孝公，復與之親，是復合也。十七年霸王出焉者，謂從秦孝公三年至十九年，周顯王致伯於秦孝公，是霸出也；至惠王稱王，王者出焉。然五百歲者，非子生秦侯已下二十八君，至孝公二年，合四百八十六年，兼非子邑秦之後十四年，則五百歲矣。諸家解皆非也。〉櫟陽雨金，秦獻公自以爲得金瑞，故作畦畤櫟陽而祀白帝。〈集解晉灼曰：「漢注在隴西西縣人先祠山下，形如種韭畦，畦各一土封。」　索隱漢舊儀云：「祭人先於隴西西縣人先山，山上皆有土人，山下有畤，埒如菜畦，畤中各有一土封，故云畤。」《三蒼》云：「畤，埒也。」〉

其後百二十歲而秦滅周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去太史儋言時百二十年。」〉周之九鼎入于秦。或曰宋太丘社亡，〈集解《爾雅》曰：「右陵太丘。」　索隱應劭云：「亡，淪入地也。」案：亡，社主亡也。《爾雅》云「右陵太丘」。郭璞云「宋有太丘」。〉而鼎沒于泗水彭城下。

其後百一十五年而秦并天下。

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，或曰：「黃帝得土德，黃龍地螾見。〈集解應劭曰：「螾，丘蚓

也。黃帝土德，故地見其神。蚓大五六圍，長十餘丈。」韋昭曰：「黃者地色，螾亦地物，故以爲瑞。」　索隱出《呂氏春秋》。音引。〉夏得木德，青龍止於郊，草木暢茂。殷得金德，銀自山溢。〈集解蘇林曰：「流出也。」〉周得火德，有赤烏之符。〈索隱中候及《呂氏春秋》皆云「有火自天止于王屋，流爲赤烏，五至，以穀俱來」。〉今秦變周，水德之時。昔秦文公出獵，獲黑龍，此其水德之瑞。」於是秦更命河曰「德水」，以冬十月爲年首，色上黑，度以六爲名，〈正義張晏云：「水，北方，黑。水終數六，故以方六寸爲符，六尺爲步。」〉音上大呂，事統上法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政尚法令也。」瓚曰：「水陰，陰主刑殺，故尚法。」〉

即帝位三年，東巡郡縣，祠騶嶧山，〈索隱騶縣之嶧山。騶縣本邾國，魯穆公改作「鄒」。從征記北巖有秦始皇所勒銘。〉頌秦功業。於是徵從齊魯之儒生博士七十人，至乎泰山下。諸儒生或議曰：「古者封禪爲蒲車，〈索隱謂蒲裹車輪，惡傷草木。〉惡傷山之土石草木；埽地而祭，席用菹稭，〈集解應劭曰：「稭，禾稾也。去其皮以爲席。」如淳曰：「菹讀曰租。稭讀曰戛。」晉灼曰：「菹，藉也。」　索隱上音租，下音戛。《周禮》「祭祀供茅菹」。說文云：「菹，茅藉也。稭，禾稾去其皮，祭天以此。」〉言其易遵也。」始皇聞此議各乖異，難施用，由此絀儒生。而遂除車道，上自泰山陽至巔，立石頌秦始皇帝德，明其得封也。從陰道下，禪於梁父。其禮頗采太祝之祀雍上帝所用，而封藏皆祕之，世不得而記也。

始皇之上泰山，中阪遇暴風雨，休於大樹下。諸儒生既絀，不得與用於封事之禮，聞始皇遇風雨，則譏之。

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，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，求僊人羨門之屬。八神將自古而有之，或曰太公以來作之。齊所以爲齊，以天齊也。〈集解蘇林曰：「當天中央齊。」〉其祀絕莫知起時。八神：一曰天主，〈索隱謂主祠天。〉祠天齊。天齊淵〈索隱顧氏案：解道彪齊記云「臨菑城南有天齊泉，五泉並出，有異於常，言如天之腹齊也」。〉水，居臨菑南郊山下者。〈索隱下下者。小顏云：「下下謂最下也。」〉二曰地主，祠泰山梁父。蓋天好陰，祠之必於高山之下，小山之上，命曰「畤」；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之下（上）畤命曰畤』。」　索隱此之「一云」，與《漢書郊祀志》文同也。〉地貴陽，祭之必於澤中圜丘云。三曰兵主，祠蚩尤。蚩尤在東平陸監鄉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屬東平郡。」　索隱監音闞。韋昭云：「縣名，屬東平。」《皇覽》云：「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闞鄉城中。」〉齊之西境也。四曰陰主，祠三山。〈索隱小顏以爲下所謂三神山。顧氏案：《地理志》東萊曲成有參山，即此三山也，非海中三神山也。〉五曰陽主，祠

之罘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之罘山在萊州文登縣西北九十里。」〉六曰月主，祠之萊山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在夷萊長廣縣。」〉皆在齊北，並勃海。七曰日主，祠成山。成山斗入海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成山在東萊不夜，斗入海。不夜，古縣名。」　索隱不夜，縣名，屬東萊。案：解道彪齊記云「不夜城蓋古有日夜出見於境，故萊子立城以不夜爲名」。斗入海，謂斗絕曲入海也。〉最居齊東北隅，以迎日出云。八曰四時主，祠琅邪。〈索隱案：《山海經》云「琅邪臺在勃海間」。案：是山如臺。《地理志》琅邪縣有四時祠也。〉琅邪在齊東方，蓋歲之所始。皆各用一牢具祠，而巫祝所損益，珪幣雜異焉。

自齊威、宣〈索隱威王、宣王也。〉之時，騶子之徒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名衍。」〉論著終始五德之運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今其書有五德終始。五德各以所勝爲行。秦謂周爲火德，滅火者水，故自謂水德。」〉及秦帝而齊人奏之，故始皇采用之。而宋毋忌、〈索隱案：樂產引老子戒經云「月中仙人宋無忌」。白澤圖云「火之精曰宋無忌」。蓋其人火仙也。〉正伯僑、〈索隱樂產案：馬相如云「正伯僑，古仙人」。顧氏案：裴秀冀州記云「緱山仙人廟者，昔有王喬，犍爲武陽人，爲柏人令，於此得仙，非王子喬也」。〉充尚、〈索隱無別所見。〉羨門高〈索隱案：秦始皇求羨門子高是也。〉最後皆燕人，〈索隱案：最後猶言甚後也。服虔說止有四人，是也。小顏云自宋無忌至最後凡五人，劉伯莊亦同此說，非也。〉爲方僊道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皆慕古人名效神仙者。」〉形解銷化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尸解也。」張晏曰：「人老而解去，故骨如變化也。今山中有龍骨，世人謂之龍解骨化去也。」〉依於鬼神之事。騶衍以陰陽主運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今其書有主運。五行相次轉用事，隨方面爲服。」　索隱案：主運是鄒子書篇名也。〉顯於諸侯，而燕齊海上之方士傳其術不能通，然則怪迂阿諛苟合之徒自此興，不可勝數也。

自威、宣、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。此三神山者，其傳在勃海中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傳音附。或曰其傳《書》云爾。」瓚曰：「世人相傳之。」〉去人不遠；患且至，則船風引而去。蓋嘗有至者，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。其物禽獸盡白，而黃金銀爲宮闕。未至，望之如雲；及到，三神山反居水下。臨之，風輒引去，終莫能至云。世主莫不甘心焉。〈索隱謂心甘羨也。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，至海上，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。始皇自以爲至海上而恐不及矣，使人乃齎童男女入海求之。船交海中，皆以風爲解，〈索隱顧野王云：「皆自解說，遇風不至也。」〉曰未能至，望見之焉。其明年，始皇復游海上，至琅邪，過恆山，從上黨歸。後三年，游碣石，考入海方士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疑詐，故考之。」瓚曰：「考校其虛實也。」〉從上郡歸。後五年，始皇南至湘山，

遂登會稽，並海上，冀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。不得，還至沙丘崩。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沙丘臺在邢州平鄉東北三十里。」〉

二世元年，東巡碣石，並海南，歷泰山，至會稽，皆禮祠之，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，以章始皇之功德。〈索隱小顏云：「今諸山皆有始皇所刻石及胡亥重刻，其文具存也。」〉其秋，諸侯畔秦。三年而二世弒死。

始皇封禪之後十二歲，秦亡。諸儒生疾秦焚詩書，誅僇文學，百姓怨其法，天下畔之，皆譌曰：「始皇上泰山，爲暴風雨所擊，不得封禪。」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邪？〈索隱即《封禪書》序云「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」。此當有所本，太史公再引以爲說。〉

昔三代之（君）〔居〕皆在河洛之閒，〈正義《世本》云：「夏禹都陽城，避商均也。又都平陽，或在安邑，或在晉陽。」《帝王世紀》云：「殷湯都亳，在梁，又都偃師，至盤庚徙河北，又徙偃師也。周文、武都酆、鄗，至平王徙都河南。」案：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閒也。〉故嵩高爲中嶽，而四嶽各如其方，四瀆咸在山東。至秦稱帝，都咸陽，則五嶽、四瀆皆并在東方。自五帝以至秦，軼興軼衰，名山大川或在諸侯，或在天子，其禮損益世殊，不可勝記。及秦并天下，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。

於是自殽以東，〈索隱案：殽即崤山。杜預云「崤在弘農澠池縣西南」，即今之崤山是也。亦音豪。〉名山五，大川祠二。曰太室。太室，嵩高也。恆山，泰山，會稽，湘山。〈索隱相山。《地理志》在長沙。〉水曰濟，曰淮。〈索隱案：風俗通云「濟廟在臨邑，淮廟在平氏也」。〉春以脯酒爲歲〈索隱爲，于僞反。〉祠，因泮凍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解凍。」〉秋涸凍，〈索引案：《字林》「涸，竭也，下各反」。小顏云「涸，讀與『沍』同。沍，凝也，下故反。春則解，秋則凝」。〉冬塞〈索隱先代反，與「賽」同。賽，今報神福也。〉禱祠。其牲用牛犢各一，牢具珪幣各異。

自華以西，名山七，名川四。曰華山，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華山在華州華陰縣南八里，古文以爲敦物也。注云『華、嶽本一山，當河水過而行，河神巨靈手盪腳踢，開而爲兩，今腳跡在東首陽下，手掌在華山，今呼爲仙掌，河流於二山之閒也。開山圖云巨靈胡者，偏得神仙之道，能造山川，出江河也』。」〉薄山。薄山者，衰山也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蒲阪縣有襄山，或字誤也。」　索隱薄山者，襄山也。應劭云「在潼關北十餘里」。穆天子傳云「自河首襄山」。酈元〔注〕水經云「薄山統目與襄山不殊，在今

芮城北，與中條山相連」。是薄、襄一山也。　正義薄音白落反。衰音色眉反。《括地志》云：「薄山亦名衰山，一名寸棘山，一名渠山，一名雷首山，一名獨頭山，一名首陽山，一名吳山，一名條山，在陝州芮縣城北十里。」此山西起雷山，東至吳阪，凡十名，以州縣分之，多在蒲州。今史文云「自華以西」，未詳也。〉岳山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武功縣有大壺山，又有岳山。」〉岐山，〈索隱《地理志》在美陽縣西北也。〉吳岳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汧也。」　索隱徐廣云在汧。〉鴻冢，〈索隱黃帝臣大鴻葬雍，鴻冢蓋因大鴻葬爲名也。〉瀆山。瀆山，蜀之汶山。〈索隱《地理志》蜀郡湔氐道，湔山在西。郭璞注云「山在汶陽郡廣陽縣，一名瀆山也」。〉水曰河，祠臨晉；〈索隱韋昭云：「馮翊縣。」《地理志》臨晉有河水祠。　正義即同州馮翊縣，本漢臨晉縣，故大荔，秦獲之更名。《括地志》云「大河祠在同州朝邑縣南三十里。《山海經》云『冰夷，人面，乘兩龍也』。太公金匱云『馮脩也』。《龍魚河圖》云『河伯姓呂，名公子，夫人姓馮名夷。河伯，字也。華陰潼鄉隄首人水死，化爲河伯』。應劭云『夷，馮夷，乃水仙也』。」〉沔，祠漢中；〈索隱水經云「沔水出武都沮縣」，注云「東南注漢。謂漢水」，故祠之漢中。樂產云「漢女，漢神也」。〉湫淵，祠朝　　；〈集解蘇林曰：「湫淵在安定朝　　縣，方四十里，停不流，冬夏不增減，不生草木。音將蓼反。」　索隱湫音子小反，又子由反，即龍之所處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朝　　湫祠在原州平高縣東南二十里。湫谷水源出寧州安定縣。」〉江水，祠蜀。〈索隱案：風俗通云「江出嶓山，嶓山廟在江都」。《地理志》江都有江水祠。蓋漢初祠之於源，後祠之於委也。又廣雅云「江神謂之奇相」。江記云「帝女也，卒爲江神」。華陽國志云「蜀守李冰於彭門闕立江神祠三所」。漢舊儀云「祭四瀆用三正牲，沈圭，有車馬紺蓋也」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江瀆祠在益州成都縣南八里。秦并天下，江水祠蜀。」〉亦春秋泮涸禱塞，如東方名山川；而牲牛犢牢具珪幣各異。而四大冢〈索隱案：謂四山爲大冢也。又《爾雅》云「山頂曰冢」，蓋亦因鴻冢而爲號也。〉鴻、岐、吳、岳，皆有嘗禾。〈集解孟康曰：「以新穀祭。」〉

陳寶節來祠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陳寶神應節來也。」〉其河加有嘗醪。此皆在雍州之域，近天子之都，故加車一乘，駟駒四。

霸、產、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灞水，古滋水也，亦名藍谷水，即秦嶺水之下流，在雍州藍田縣。滻水即荊溪狗枷之下流也，在雍州萬年縣。」〉長水、〈索隱案：《百官表》有長水校尉。沈約《宋書》云「營近長水，因以爲名」。水經云「長水出白鹿原」，今之荊溪水是也。〉灃、〈索隱十三州記：「灃水出鄠縣南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灃水源在雍州長安縣西南山灃谷。」〉澇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音勞。」駰案：《漢書

音義》「水名，在鄠縣界」。〉涇、渭皆非大川，以近咸陽，盡得比山川祠，而無諸加。〈集解韋昭曰：「無車騎之屬。」〉

汧、洛〈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汧水源出隴州汧源縣西南汧山，東入渭。洛水源出慶州洛源縣白於山，南流入渭。」又云：「洛水，商州洛南縣西冢嶺山，東北流入河。」案：有二洛水，未知祠何者。〉二淵，〈正義《地理志》云二川源在慶州華池縣西子午嶺東，二川合，因名也。〉鳴澤、〈索隱案：服虔云「鳴澤，澤名，在涿郡遒縣也」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鳴澤在幽州范陽縣西十五里。」案：遒縣在易州淶水縣北一里，故遒城是也。澤在遒南。〉蒲山、嶽　　山之屬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　　音先許反。」〉爲小山川，亦皆歲禱塞泮涸祠，禮不必同。

而雍有日、月、參、辰、〈索隱案：漢舊儀云「祭參、辰星於池陽谷口，夾道左右爲壇也」。〉南北斗、熒惑、太白、歲星、填星、〔辰星〕、二十八宿、風伯、雨師、四海、九臣、十四臣、〈集解晉灼曰：「自此以下星至天淵玉女，凡二十六，小神不說。」索隱九臣，十四臣，並不見其名數所出，故昔賢不論之也。〉諸布、〈索隱案：《爾雅》「祭星曰布」，或諸布是祭星之處。〉諸嚴、諸逑〈索隱逑亦未詳，《漢書》作「遂」。〉之屬，百有餘廟。西亦有數十祠。〈索隱西即隴西之西縣，秦之舊都，故有祠焉。〉於湖〈索隱《地理志》湖縣屬京兆，有周天子祠二所。〉有周天子祠。於下邽有天神。灃、滈有昭明、〈索隱案：樂產引《河圖》云「熒惑星散爲昭明」。〉天子辟池。〈索隱樂產云未聞。顧氏以爲璧池即滈池，所謂「華陰平舒道逢使者，持璧以遺滈池君」，故曰璧池。今謂天子辟池，即周天子辟雍之地。故周文王都酆，武王都滈，既立靈臺，則亦有辟雍耳。張衡亦以辟池爲雍。〉於（社）〔杜〕、亳〈集解韋昭曰：「亳音薄，湯所都。」瓚曰：「濟陰薄縣是。」　索隱徐廣云：「京兆杜縣有亳亭，則『社』字誤，合作『於杜亳』。且據文列於下皆是地邑，則杜是縣。」案：秦寧公與亳王戰，亳王奔戎，遂滅湯社。皇甫謐亦云「周桓王時自有亳王號湯，非殷也」。而臣瓚以亳爲成湯之邑，故云在濟陰，非也。案：謂杜、亳二邑有三社主之祠也。〉有三社主之祠、壽星祠；〈索隱壽星，蓋南極老人星也，見則天下理安，故祠之以祈福壽。　正義角、亢在辰爲壽星。三月之時，萬物始生建，於春氣布養，各盡其性，不罹災夭，故壽。〉而雍菅廟亦有杜主。〈集解李奇曰：「菅，茅也。」〉杜主，故周之右將軍，〈索隱案：《地理志》杜陵，故杜伯國，有杜主祠四。墨子云「周宣王殺杜伯不以罪，後宣王田於圃，見杜伯執弓矢射，宣王伏弢而死也」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杜祠，雍州長安縣西南二十五里。」〉其在秦中，最小鬼之神者。〈索隱謂其鬼雖小，而有神靈。〉各以歲時奉祠。

唯雍四畤〈索隱雍有五畤而言四者，顧氏以爲兼下文「上帝」爲五，非也。案：四畤，據秦舊而言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鄜畤、吳陽上下畤是。言秦用四畤祠上帝，青、黃、赤、白最尊貴之也。」〉上帝爲尊，其光景動人民唯陳寶。故雍四畤，春以爲歲禱，因泮凍，秋涸凍，冬塞祠，五月嘗駒，及四仲之月（祠若）月祠，〔若〕陳寶節來一祠。春夏用騂，秋冬用駹。畤駒四匹，木禺龍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禺，寄也，寄生龍形於木也。」　索隱禺，一音寓，寄也。寄龍形於木，寓（鳥）馬亦然。一音偶，亦謂偶其形於木也。〉欒車〈索隱謂車有鈴，鈴乃有欒和之節，故取名也。〉一駟，木禺車馬一駟，各如其帝色。黃犢羔各四，珪幣各有數，皆生瘞埋，無俎豆之具。〈正義豆以木爲之，受四升，高尺二寸，漆其中。大夫以上赤雲氣畫，諸侯加象飾口足，天子以玉飾之也。〉三年一郊。秦以冬十月爲歲首，故常以十月上宿郊見，〈集解李奇曰：「宿猶齋戒也。」〉通權火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權火，烽火也，狀若井絜皋矣。其法類稱，故謂之權。欲令光明遠照通祀所也。漢祠五畤於雍，五里一烽火。」如淳曰：「權，舉也。」　索隱權，如字，解如張晏。一音爟，《周禮》有司爟。爟，火官，非也。〉拜於咸陽之旁，而衣上白，其用如經祠云。〈集解服虔曰：「經，常也。」〉西畤、畦畤，祠如其故，上不親往。

諸此祠皆太祝常主，以歲時奉祠之。至如他名山川諸鬼及八神之屬，上過則祠，去則已。郡縣遠方神祠者，民各自奉祠，不領於天子之祝官。祝官有祕祝，即有菑祥，輒祝祠移過於下。〈正義謂有災祥，輒令祝官祠祭，移其咎惡於眾官及百姓也。〉

漢興，高祖之微時，嘗殺大蛇。有物曰：「蛇，白帝子也，而殺者赤帝子。」高祖初起，禱豐枌榆社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枌，白榆也。社在豐東北十五里。或曰枌榆，鄉名，高祖里社也。」〉徇沛，爲沛公，則祠蚩尤，釁鼓旗。遂以十月至灞上，與諸侯平咸陽，立爲漢王。因以十月爲年首，而色上赤。

二年，東擊項籍而還入關，問：「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？」對曰：「四帝，有白、青、黃、赤帝之祠。」高祖曰：「吾聞天有五帝，而有四，何也？」莫知其說。於是高祖曰：「吾知之矣，乃待我而具五也。」乃立黑帝祠，命曰北畤。有司進祠，上不親往。悉召故秦祝官，復置太祝、太宰，如其故儀禮。因令縣爲公社。〈集解李奇曰：「猶官社。」〉下詔曰：「吾甚重祠而敬祭。今上帝之祭及山川諸神當祠者，各以其時禮祠之如故。」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高祖本紀曰『二年六月，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，以時祀也』。」〉

後四歲，天下已定，詔御史，令豐謹治枌榆社，常以四時春以羊彘祠之。令祝官立蚩尤之祠於長安。長安置祠祝官、女巫。其梁巫，祠天、地、天社、天水、房中、堂上〈索隱案：禮樂志有安世房中歌，皆謂祭時室中堂上歌先祖功德也。〉之屬；晉巫，祠五帝、東君、雲中〔君〕、〈索隱廣雅曰：「東君，日也。」王逸注楚詞「雲中，雲也」。東君、雲中亦見歸藏易也。〉司命、巫社、巫祠、族人、先炊之屬；〈正義先炊，古炊母神也。〉秦巫，祠社主、〈索隱社主，即上文三社主也。〉巫保、族纍〈索隱二神名。纍，力追反。〉之屬；荊巫，祠堂下、巫先、〈集解應劭曰：「先人所在之國，及有靈施化民人，又貴，悉置祠巫祝，博求神靈之意。」文穎曰：「巫，掌神之位次者也。范氏世仕於晉，故祠祝有晉巫。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，故有秦巫。劉氏隨魏都大梁，故有梁巫。後徙豐，豐屬荊，故有荊巫。」　索隱巫先謂古巫之先有靈者，蓋巫咸之類也。〉司命、〈索隱案：《周禮》「以樵燎祠司命」。鄭眾云「司命，文昌四星也」。〉施糜〈索隱鄭氏云：「主施糜粥之神。」〉之屬；九天巫，祠九天：〈索隱案：孝武本紀云「立九天廟於甘泉」。三輔故事云「胡巫事九天於神明臺」。《淮南子》云「中央曰鈞天，東方曰蒼天，東北旻天，北方玄天，西北幽天，西方皓天，西南朱天，南方炎天，東南陽天」也。　正義太玄經云一中天，二羡天，三徒天，四罰更天，五晬天，六郭天，七咸天，八治天，九成天也。〉皆以歲時祠宮中。其河巫祠河於臨晉，而南山巫祠南山秦中。秦中者，二世皇帝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子產云匹夫匹婦強死者，魂魄能依人爲厲也。」〉各有時（月）〔日〕。

其後二歲，或曰周興而邑郃，立后稷之祠，至今血食天下。〈正義顏師古云：「祭有牲牢，故言血食遍於天下。」〉於是高祖制詔御史：「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，〈集解張晏曰：「龍星左角曰天田，則農祥也，晨見而祭。」　正義漢舊儀云：「五年，脩復周家舊祠，祀后稷於東南，爲民祈農報厥功。夏則龍星見而始雩。龍星左角爲天田，右角爲天庭。天田爲司馬，教人種百穀爲稷。靈者，神也。辰之神爲靈星，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，金勝爲土相也。」廟記云：「靈星祠在長安城東十里。」〉常以歲時祠以牛。」

高祖十年春，有司請令縣常以春（三）〔二〕月及（時）臘祠社稷以羊豕，民里社各自財以祠。制曰：「可。」

其後十八年，孝文帝即位。即位十三年，下詔曰：「今祕祝移過于下，朕甚不取。自今除之。」

始名山大川在諸侯，諸侯祝各自奉祠，天子官不領。及齊、淮南國廢，〈正義齊有泰山，淮南有天柱山，二山初天子祝官不領，遂廢其祀，令諸侯奉祠。今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，如秦故儀。〉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。

是歲，制曰：「朕即位十三年于今，賴宗廟之靈，社稷之福，方內艾安，民人靡疾。閒者比年登，朕之不德，何以饗此？皆上帝諸神之賜也。蓋聞古者饗其德必報其功，欲有增諸神祠。有司議增雍五畤路車各一乘，駕被具；〈正義顏師古云：「駕車被馬之飾皆具。」〉西畤畦畤禺車各一乘，禺馬四匹，駕被具；其河、湫、漢水〈正義河、湫，黃河及湫泉。〉加玉各二；〈正義言二水祭時各加玉璧二枚。〉及諸祠，各增廣壇場，珪幣俎豆以差加之。而祝釐者歸福於朕，百姓不與焉。自今祝致敬，毋有所祈。」

魯人公孫臣上書曰：「始秦得水德，今漢受之，推終始傳，則漢當土德，土德之應黃龍見。宜改正朔，易服色，色上黃。」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曆，以爲漢乃水德之始，故河決金隄，〈集解《漢書音義》曰：「在東郡界。」〉其符也。〈索隱謂河決乃水德之符應也。〉年始冬十月，色外黑內赤，〈集解服虔曰：「十月陰氣在外，故外黑；陽氣尚伏在地，故內赤。」〉與德相應。如公孫臣言，非也。罷之。後三歲，黃龍見成紀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文帝十五年春。」　正義案：成紀今秦州縣也。〉文帝乃召公孫臣，拜爲博士，與諸生草改曆服色事。其夏，下詔曰：「異物之神見于成紀，無害於民，歲以有年。朕祈郊上帝諸神，禮官議，無諱以勞朕。」有司皆曰「古者天子夏親郊，祀上帝於郊，故曰郊」。於是夏四月，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，衣皆上赤。

其明年，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，言「長安東北有神氣，成五采，若人冠絻焉。或曰東北神明之舍，西方神明之墓也。〈集解張晏曰：「神明，日也。日出東北，舍謂陽谷；日沒於西，墓謂濛谷也。」〉天瑞下，宜立祠上帝，以合符應」。於是作渭陽五帝廟，同宇，〈集解韋昭曰：「宇謂上同下異，禮所謂『複廟重屋』也。」瓚曰：「一營宇之中立五廟。」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渭陽五帝廟在雍州咸陽縣東三十里。宮殿疏云『五帝廟一宇五殿也』。」按：一宇之內而設五帝，各依其方帝別爲一殿，而門各如帝色也。〉帝一殿，面各五門，各如其帝色。祠所用及儀亦如雍五畤。

夏四月，文帝親拜霸渭之會，〈集解如淳曰：「二水之會。」　正義渭陽五廟在二水之合北岸。〉以郊見渭陽五帝。五帝廟南臨渭，北穿蒲池溝水，〈正義顏師古云「蒲池，爲池而種蒲也。蒲字或作『滿』，言其水滿」，恐顏說非。按：《括地志》云「渭北咸陽縣有蘭池，始皇逢盜蘭池者也」。言穿溝引渭水入蘭池也。疑「蘭」字誤作「蒲」，

重更錯失。〉權火舉而祠，若光輝然屬天焉。於是貴平上大夫，賜累千金。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，〈索隱小顏云「刺謂采取之也」。劉向七錄云文帝所造書有本制、兵制、服制篇。刺音七賜反。〉謀議巡狩封禪事。

文帝出長門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霸陵。」駰按：如淳曰「亭名」。　索隱徐云「在霸陵」也。　正義《括地志》云：「久長門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苑中，後館陶公主長門園，武帝以長門名宮，即此。」〉若見五人於道北，遂因其直北立五帝壇，〈集解孟康曰：「直，值也。值其立處以作壇。」〉祠以五牢具。

其明年，新垣平使人持玉杯，上書闕下獻之。平言上曰：「闕下有寶玉氣來者。」已視之，果有獻玉杯者，刻曰「人主延壽」。平又言「臣候日再中」。〈索隱晉灼云：「《淮南子》云『魯陽公與韓構，戰酣日暮，援戈麾之，日爲卻三舍』。豈其然乎？」〉居頃之，日卻復中。於是始更以十七年爲元年，令天下大酺。

平言曰：「周鼎亡在泗水中，今河溢通泗，臣望東北汾陰直有金寶氣，意周鼎其出乎？兆見不迎則不至。」於是上使使治廟汾陰南，臨河，欲祠出周鼎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後三十七年，鼎出汾陰。」〉

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。下平吏治，誅夷新垣平。自是之後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，而渭陽、長門五帝使祠官領，以時致禮，不往焉。

明年，匈奴數入邊，興兵守禦。後歲少不登。

數年而孝景即位。十六年，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，無有所興，至今天子。〈集解自此後武帝事，褚先生取爲武帝本紀，注解已在第十二卷，今直載徐義。〉

今天子初即位，尤敬鬼神之祀。

元年，漢興已六十餘歲矣，天下艾安，搢紳之屬皆望天子封禪改正度也，而上鄉儒術，招賢良，趙綰、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，欲議古立明堂城南，以朝諸侯。草巡狩封禪改曆服色事未就。會竇太后治黃老言，不好儒術，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，召案綰、臧，綰、臧自殺，諸所興爲皆廢。

後六年，竇太后崩。其明年，徵文學之士公孫弘等。

明年，今上初至雍，郊見五畤。後常三歲一郊。〈索隱案：漢舊儀云「元年祭天，二年祭地，三年祭五畤。三歲一遍，皇帝自行也」。〉是時上求神君，舍之上林中蹏氏觀。神君者，長陵女子，以子死，見神於先後宛若。宛若祠之其室，民多往祠。平原君往祠，其後子孫以尊顯。及今上即位，則厚禮置祠之內中。聞其言，不見其人云。

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、穀道、卻老方見上，上尊之。少君者，故深澤侯〈索隱案表，深澤侯趙將夕，孫夷侯胡紹封。〉舍人，主方。匿其年及其生長，常自謂七十，能使物，卻老。其游以方徧諸侯。無妻子。人聞其能使物及不死，更饋遺之，常餘金錢衣食。人皆以爲不治生業而饒給，又不知其何所人，愈信，爭事之。少君資好方，善爲巧發奇中。嘗從武安侯〈索隱案：是田蚡也。〉飲，坐中有九十餘老人，少君乃言與其大父游射處，老人爲兒時從其大父，識其處，一坐盡驚。少君見上，上有故銅器，問少君。少君曰：「此器齊桓公十年陳於柏寢。」〈索隱案：韓子云「齊景公與晏子遊於少海，登柏寢之臺而望其國」。〉已而案其刻，果齊桓公器。一宮盡駭，以爲少君神，數百歲人也。

少君言上曰：「祠竈則致物，致物而丹沙可化爲黃金，黃金成以爲飲食器則益壽，益壽而海中蓬萊僊者乃可見，見之以封禪則不死，黃帝是也。臣嘗游海上，見安期生，安期生食巨棗，〈索隱案：包愷云「巨，或作『臣』」。〉大如瓜。安期生僊者，通蓬萊中，合則見人，不合則隱。」於是天子始親祠竈，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屬，而事化丹沙諸藥齊爲黃金矣。

居久之，李少君病死。天子以爲化去不死，而使黃錘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錘音才恚反。錘縣、黃縣皆在東萊。」〉史寬舒受其方。求蓬萊安期生莫能得，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更來言神事矣。

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，曰：「天神貴者太一，〈索隱樂汁徵圖曰：「天宮，紫微。北極，天一、太一。」宋均云：「天一、太一，北極神之別名。」春秋佐助期曰：「紫宮，天皇曜魄寶之所理也。」石氏云：「天一、太一各一星，在紫宮門外，立承事天皇大帝。」〉太一佐曰五帝。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郊，用太牢，七日，爲壇開八通之鬼道。」〈索隱開八通鬼道。案：司馬彪《續漢書》祭祀志云「壇有八陛，通道以爲門」。又《三輔黃圖》云「上帝壇八觚，神道八通，廣三十步」。〉於是天子令太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，常奉祠如忌方。其後人有上書，言「古者天子三年壹用太牢祠神三一：天一、地

一、太一」。天子許之，令太祝領祠之於忌太一壇上，如其方。後人復有上書，言「古者天子常以春解祠，〈索隱謂祠祭以解殃咎，求福祥也。〉祠黃帝用一梟破鏡；冥羊用羊祠；馬行用一青牡馬；太一、澤山君地長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澤，一作『皋』。」　索隱此則人上書言古天子祭太一。太一，天神也。澤山，本紀作「皋山」。皋山君地長，謂祭地於皋山。同用太牢，故云「用牛」。蓋是異代之法也。〉用牛；武夷君用乾魚；〈索隱顧氏案：《地理志》云建安有武夷山，溪有仙人葬處，即《漢書》所謂武夷君。是時既用越巫勇之，疑即此神。今案：其祀用乾魚，不饗牲牢，或如顧說也。〉陰陽使者以一牛」。令祠官領之如其方，而祠於忌太一壇旁。

其後，天子苑有白鹿，以其皮爲幣，以發瑞應，造白金〈索隱案：樂產云「謂龍、馬、龜」。〉焉。

其明年，郊雍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武帝立已十九年。」〉獲一角獸，若麃然。有司曰：「陛下肅祗郊祀，上帝報享，錫一角獸，蓋麟云。」於是以薦五畤，畤加一牛以燎。錫諸侯白金，風符應合于天也。

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，乃上書獻太山及其旁邑，天子以他縣償之。常山王有罪，遷，天子封其弟於真定，以續先王祀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四年時。」〉而以常山爲郡，然后五岳皆在天子之（邦）〔郡〕。

其明年，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。上有所幸王夫人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外戚傳曰趙之王夫人幸，有子，封爲齊王。」〉夫人卒，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，天子自帷中望見焉。於是乃拜少翁爲文成將軍，賞賜甚多，以客禮禮之。文成言曰：「上即欲與神通，宮室被服非象神，神物不至。」乃作畫雲氣車，及各以勝日〈索隱案：樂產云「謂畫青車以甲乙，畫赤車丙丁，畫玄車壬癸，畫白車庚辛，畫黃車戊己。將有水事則乘黃車，故下云『駕車辟惡鬼』是也」。〉駕車辟惡鬼。又作甘泉宮，中爲臺室，畫天、地、太一諸鬼神，而置祭具以致天神。居歲餘，其方益衰，神不至。乃爲帛書以飯牛，詳不知，言曰此牛腹中有奇。殺視得書，書言甚怪。天子識其手書，問其人，果是僞書，於是誅文成將軍，隱之。

其後則又作柏梁、銅柱、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二年時。」〉承露仙人掌之屬矣。

文成死明年，天子病鼎湖〈索隱案：《三輔黃圖》「鼎湖，宮名，在藍田」。韋昭云「

地名，近宜春」。案：湖本屬京兆，後分屬弘農，恐非鼎湖之處也。〉甚，巫醫無所不致，不愈。游水發根言上郡有巫，病而鬼神下之。上召置祠之甘泉。及病，使人問神君。神君言曰：「天子無憂病。病少愈，彊與我會甘泉。」於是病愈，遂起，幸甘泉，病良已。大赦，置壽宮神君。壽宮神君最貴者太一，其佐曰大禁、司命之屬，皆從之。非可得見，聞其言，言與人音等。時去時來，來則風肅然。居室帷中。時晝言，然常以夜。天子祓，然后入。因巫爲主人，關飲食。所以言，行下。又置壽宮、北宮，張羽旗，設供具，以禮神君。神君所言，上使人受書其言，命之曰「畫法」。其所語，世俗之所知也，無絕殊者，而天子心獨喜。其事祕，世莫知也。

其後三年，有司言元宜以天瑞命，不宜以一二數。一元曰「建」，二元以長星曰「光」，三元以郊得一角獸曰「狩」云。

其明年冬，天子郊雍，議曰：「今上帝朕親郊，而后土無祀，則禮不答也。」有司與太史公、祠官寬舒議：「天地牲角繭栗。今陛下親祠后土，后土宜於澤中圜丘爲五壇，壇一黃犢太牢具，已祠盡瘞，而從祠衣上黃。」於是天子遂東，始立后土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四年。」〉祠汾陰脽丘，如寬舒等議。上親望拜，如上帝禮。禮畢，天子遂至滎陽而還。過雒陽，下詔曰：「三代邈絕，遠矣難存。其以三十里地封周後爲周子南君，以奉其先祀焉。」是歲，天子始巡郡縣，侵尋於泰山矣。

其春，樂成侯上書言欒大。欒大，膠東宮人，故嘗與文成將軍同師，已而爲膠東王尚方。而樂成侯姊爲康王后，〈索隱康王名寄也。〉無子。康王死，他姬子立爲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以元狩二年薨。」〉而康后有淫行，與王不相中，〈索隱案：《三蒼》云「中，得也」。〉相危以法。康后聞文成已死，而欲自媚於上，乃遣欒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。天子既誅文成，後悔其蚤死，惜其方不盡，及見欒大，大說。大爲人長美，言多方略，而敢爲大言處之不疑。大言曰：「臣常往來海中，見安期、羨門之屬。顧以臣爲賤，不信臣。又以爲康王諸侯耳，不足與方。臣數言康王，康王又不用臣。臣之師曰：『黃金可成，而河決可塞，不死之藥可得，僊人可致也。』然臣恐效文成，則方士皆奄口，惡敢言方哉！」上曰：「文成食馬肝死耳。〈索隱案：論衡云「氣熱而毒盛，故食走馬肝殺人」。儒林傳云「食肉無食馬肝」是也。〉子誠能脩其方，我何愛乎！」〈索隱上語欒大，言子誠能脩文成方，我更何所愛惜乎！謂不恡金寶及祿位也。〉大曰：「臣師非有求人，人者求之。陛下必欲致之，則貴其使者，令有親屬，以客禮待之，勿卑，使各佩其信印，乃可使通言於神人。神人尚肯邪不邪。致尊其使，然后可致也。」於是上使驗小方，鬬棊，棊自相觸擊。〈索隱顧氏案：萬畢術云「取雞血雜磨鍼鐵杵，和磁石棊

頭，置局上，即自相抵擊也」。〉

是時上方憂河決，而黃金不就，乃拜大爲五利將軍。居月餘，得四印，〈索隱謂五利將軍、天士將軍、地士將軍、大通將軍爲四也。〉佩天士將軍、地士將軍、大通將軍印。制詔御史：「昔禹疏九江，決四瀆。閒者河溢皋陸，隄繇不息。朕臨天下二十有八年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鼎四年也。」〉天若遺朕士而大通焉。乾稱『蜚龍』，『鴻漸于般』，朕意庶幾與焉。其以二千戶封地士將軍大爲樂通侯。」賜列侯甲第，僮千人。乘輦斥車馬帷幄器物以充其家。又以衛長公主妻之，〈索隱案：衛子夫之子曰衛太子，女曰衛長公主。是衛后長女，故曰長公主，非如帝姊曰長公主之例。〉齎金萬斤，更命其邑曰當利公主。〈索隱案：《地理志》東萊有當利縣。〉天子親如五利之第。使者存問供給，相屬於道。自大主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武帝姑。」〉將相以下，皆置酒其家，獻遺之。於是天子又刻玉印曰「天道將軍」，使使衣羽衣，夜立白茅上，五利將軍亦衣羽衣，夜立白茅上受印，以示不臣也。而佩「天道」者，且爲天子道天神也。於是五利常夜祠其家，欲以下神。神未至而百鬼集矣，然頗能使之。其後裝治行，東入海，求其師云。大見數月，佩六印，〈索隱更加樂通侯及天道將軍印，爲六印。〉貴震天下，而海上燕齊之閒，莫不揖掖而自言有禁方，能神僊矣。

其夏六月中，汾陰巫錦爲民祠魏脽后土營旁，見地如鉤狀，掊視得鼎。鼎大異於衆鼎，文鏤無款識，怪之，言吏。吏告河東太守勝，勝以聞。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，乃以禮祠，迎鼎至甘泉，從行，上薦之。至中山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河渠書鑿涇水自中山西。」〉曀晻，有黃雲蓋焉。有麃過，上自射之，因以祭云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上言『從行，上薦之』，或者祭鼎也。」〉至長安，公卿大夫皆議請尊寶鼎。天子曰：「閒者河溢，歲數不登，故巡祭后土，祈爲百姓育穀。今歲豐穰未報，鼎曷爲出哉？」有司皆曰：「聞昔泰帝〈索隱案：孔文祥云「泰帝，太昊也」。〉興神鼎一，一者壹統，天地萬物所繫終也。黃帝作寶鼎三，象天地人。禹收九牧之金，鑄九鼎。皆嘗亨鬺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亨，煮也。鬺音殤。皆嘗以亨牲牢而祭祀。」〉上帝鬼神。遭聖則興，鼎遷于夏商。周德衰，宋之社亡，鼎乃淪沒，伏而不見。頌云『自堂徂基，自羊徂牛；鼐鼎及鼒，不吳不驚，胡考之休』。今鼎至甘泉，光潤龍變，承休無疆。合茲中山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關中亦復有中山也，非魯中山。」〉有黃白雲降蓋，若獸爲符，路弓乘矢，集獲壇下，報祠大享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大報祠享』。」〉唯受命而帝者心知其意而合德焉。鼎宜見於祖禰，藏於帝廷，以合明應。」制曰：「可。」

入海求蓬萊者，言蓬萊不遠，而不能至者，殆不見其氣。上乃遣望氣佐候其氣云。

其秋，上幸雍，且郊。或曰「五帝，太一之佐也，宜立太一而上親郊之」。上疑未定。齊人公孫卿曰：「今年得寶鼎，其冬辛巳朔旦冬至，與黃帝時等。」卿有札《書》曰：「黃帝得寶鼎宛朐，問於鬼臾區。鬼臾區對曰：『（黃）帝得寶鼎神策，是歲己酉朔旦冬至，得天之紀，終而復始。』於是黃帝迎日推策，後率二十歲復朔旦冬至，凡二十推，三百八十年，黃帝僊登于天。」卿因所忠欲奏之。所忠視其書不經，疑其妄書，謝曰：「寶鼎事已決矣，尚何以爲！」卿因嬖人奏之。上大說，乃召問卿。對曰：「受此書申公，申公已死。」上曰：「申公何人也？」卿曰：「申公，齊人。與安期生通，受黃帝言，無書，獨有此鼎書。曰『漢興復當黃帝之時』。曰『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。寶鼎出而與神通，封禪。封禪七十二王，唯黃帝得上泰山封』。申公曰：『漢主亦當上封，上封能僊登天矣。黃帝時萬諸侯，而神靈之封居七千。〈索隱韋昭云：「黃帝時萬國，其以脩神靈得封者七千國，或爲七十國。」樂產云：「以舜爲神明之後，封嬀滿於陳之類是也。」顧氏案：《國語》仲尼云「山川之守，足以紀綱天下者，其守爲神。汪芒氏之君，守封禺之山也」。〉天下名山八，而三在蠻夷，五在中國。中國華山、首山、太室、泰山、東萊，此五山黃帝之所常游，與神會。黃帝且戰且學僊。患百姓非其道者，乃斷斬非鬼神者。〈索隱謂有非毀鬼神之人，乃斷理而誅斬之。〉百餘歲然後得與神通。黃帝郊雍上帝，宿三月。鬼臾區號大鴻，死葬雍，故鴻冢是也。其後黃帝接萬靈明廷。明廷者，甘泉也。所謂寒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塞』。」〉門者，谷口也。黃帝采首山銅，鑄鼎於荊山下。鼎既成，有龍垂胡髯〈索隱說文曰：「胡，牛垂頷也。」釋名云「胡，在咽下垂」者，即所謂嚨胡也。〉下迎黃帝。黃帝上騎，羣臣後宮從上者七十餘人，龍乃上去。餘小臣不得上，乃悉持龍髯，龍髯拔，墮，墮黃帝之弓。百姓仰望黃帝既上天，乃抱其弓與胡髯號，故後世因名其處曰鼎湖，其弓曰烏號。』」於是天子曰：「嗟乎！吾誠得如黃帝，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。」乃拜卿爲郎，東使候神於太室。

上遂郊雍，至隴西，西登崆峒，幸甘泉。令祠官寬舒等具太一祠壇，祠壇放薄忌太一壇，壇三垓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垓，次也。」〉五帝壇環居其下，各如其方，黃帝西南，除八通鬼道。太一，其所用如雍一畤物，而加醴棗脯之屬，殺一貍牛以爲俎豆牢具。而五帝獨有俎豆醴進。其下四方地，爲醊食羣神從者及北斗云。已祠，胙餘皆燎之。其牛色白，鹿居其中，彘在鹿中，水而洎之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洎，一作『酒』。灌水於釜中曰洎，音冀。」〉祭日以牛，祭月以羊彘特。〈索隱案：樂產云「祭日以太牢，月以少牢。特，不用牝也」。小顏云「牛羊若彘止一牲，故云特也」。〉太一祝宰則衣紫及繡。五帝各如其色，日赤，月白。

十一月辛巳朔旦冬至，昧爽，天子始郊拜太一。朝朝日，夕夕月，則揖；而見太一如雍郊禮。其贊饗曰：〈索隱案：顧氏云「饗，祀祠也」。漢舊儀云「贊饗一人，秩六百石」也。〉「天始以寶鼎神策授皇帝，朔而又朔，終而復始，皇帝敬拜見焉。」而衣上黃。其祠列火滿壇，壇旁亨炊具。有司云「祠上有光焉」。公卿言「皇帝始郊見太一雲陽，有司奉瑄玉嘉牲薦饗。是夜有美光，及晝，黃氣上屬天」。太史公、祠官寬舒等曰：「神靈之休，祐福兆祥，宜因此地光域立太畤壇以明應。令太祝領，秋及臘閒祠。三歲天子一郊見。」

其秋，爲伐南越，告禱太一。以牡荊畫幡日月北斗登龍，以象太一三星，爲太一鋒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《天官書》曰天極星明者，太一常居也。斗口三星曰天一。」〉命曰「靈旗」。爲兵禱，則太史奉以指所伐國。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，之泰山祠。上使人隨驗，實毋所見。五利妄言見其師，其方盡，多不讎。〈索隱案：鄭德云「相應爲讐，謂其言語不相應，無驗也」。〉上乃誅五利。

其冬，公孫卿候神河南，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，有物如雉，往來城上。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。問卿：「得毋效文成、五利乎？」卿曰：「僊者非有求人主，人主者求之。其道非少寬假，神不來。言神事，事如迂誕，積以歲乃可致也。」於是郡國各除道，繕治宮觀名山神祠所，以望幸（也）〔矣〕。

其春，既滅南越，上有嬖臣李延年以好音見。上善之，下公卿議，曰：「民閒祠尚有鼓舞樂，今郊祀而無樂，豈稱乎？」公卿曰：「古者祠天地皆有樂，而神祇可得而禮。」或曰：「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，悲，帝禁不止，故破其瑟爲二十五弦。」於是塞南越，禱祠太一、后土，始用樂舞，益召歌兒，作二十五弦〈集解徐廣曰：「瑟。」〉及空侯〈集解徐廣曰：「應劭云武帝令樂人侯調始造此器。」〉琴瑟自此起。

其來年冬，上議曰：「古者先振兵澤旅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古釋字作『澤』。」〉然后封禪。」乃遂北巡朔方，勒兵十餘萬，還祭黃帝冢橋山，釋兵須如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須，一作『涼』。」〉上曰：「吾聞黃帝不死，今有冢，何也？」或對曰：「黃帝已僊上天，羣臣葬其衣冠。」既至甘泉，爲且用事泰山，先類祠太一。

自得寶鼎，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。封禪用希曠絕，莫知其儀禮，而羣儒采封禪尚書、周官、王制之望祀射牛事。齊人丁公年九十餘，曰：「封禪者，合不死之名也。秦皇帝不得上封，陛下必欲上，稍上即無風雨，遂上封矣。」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，草封禪儀。

數年，至且行。天子既聞公孫卿及方士之言，黃帝以上封禪，皆致怪物與神通，欲放黃帝以上接神僊人蓬萊士，高世比德於九皇，而頗采儒術以文之。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，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。上爲封禪祠器示羣儒，羣儒或曰「不與古同」，徐偃又曰「太常諸生行禮不如魯善」，周霸屬圖封禪事，於是上絀偃、霸，而盡罷諸儒不用。

三月，遂東幸緱氏，禮登中嶽太室。從官在山下聞若有言「萬歲」云。問上，上不言；問下，下不言。於是以三百戶封太室奉祠，命曰崇高邑。東上泰山，泰山之草木葉未生，乃令人上石立之泰山巔。

上遂東巡海上，行禮祠八神。齊人之上疏言神怪奇方者以萬數，然無驗者。乃益發船，令言海中神山者數千人求蓬萊神人。公孫卿持節常先行候名山，至東萊，言夜見大人，長數丈，就之則不見，見其跡甚大，類禽獸云。羣臣有言見一老父牽狗，言「吾欲見巨公」，已忽不見。上即見大跡，未信，及羣臣有言老父，則大以爲僊人也。宿留海上，予方士傳車及閒使求僊人以千數。

四月，還至奉高。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，不經，難施行。天子至梁父，禮祠地主。乙卯，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，射牛行事。封泰山下東方，如郊祠太一之禮。封廣丈二尺，高九尺，其下則有玉牒書，書祕。禮畢，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，亦有封。其事皆禁。明日，下陰道。丙辰，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，如祭后土禮。天子皆親拜見，衣上黃而盡用樂焉。江淮閒一茅三脊爲神藉。五色土益雜封。縱遠方奇獸蜚禽及白雉諸物，頗以加禮。兕牛犀象之屬不用。皆至泰山祭后土。封禪祠；其夜若有光，晝有白雲起封中。

天子從禪還，坐明堂，羣臣更上壽。於是制詔御史：「朕以眇眇之身承至尊，兢兢焉懼不任。維德菲薄，不明于禮樂。脩祠太一，若有象景光，屑如有望，震於怪物，欲止不敢，遂登封太山，至于梁父，而後禪肅然。自新，嘉與士大夫更始，賜民百戶牛一酒十石，加年八十孤寡布帛二匹。復博、奉高、蛇丘、歷城，無出今年租稅。其大赦天下，如乙卯赦令。行所過毋有復作。事在二年前，皆勿聽治。」又下詔曰：「古者天子五載一巡狩，用事泰山，諸侯有朝宿地。其令諸侯各治邸泰山下。」

天子既已封泰山，無風雨災，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，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，乃復東至海上望，冀遇蓬萊焉。奉車子侯暴病，一日死。〈索隱新論云：「武帝出璽印石，財有朕兆，子侯則沒印，帝畏惡，故殺之。」風俗通亦云然。顧胤按：武帝集帝與子侯

家語云「道士皆言子侯得仙，不足悲」。此說是也。〉上乃遂去，並海上，北至碣石，巡自遼西，歷北邊至九原。五月，反至甘泉。有司言寶鼎出爲元鼎，以今年爲元封元年。

其秋，有星茀于東井。後十餘日，有星茀于三能。望氣王朔言：「候獨見填星〈索隱樂產、包愷並作「旗星」。旗星即德星也。符瑞圖云「旗星之極，芒豔如旗」。　本亦作「旗」也。〉出如瓜，食頃復入焉。」有司皆曰：「陛下建漢家封禪，天其報德星云。」

其來年冬，郊雍五帝。還，拜祝祠太一。贊饗曰：「德星昭衍，厥維休祥。壽星仍出，淵耀光明。信星昭見，皇帝敬拜太祝之享。」

其春，公孫卿言見神人東萊山，若云「欲見天子」。天子於是幸緱氏城，拜卿爲中大夫。遂至東萊，宿留之數日，無所見，見大人跡云。復遣方士求神怪采芝藥以千數。是歲旱。於是天子既出無名，乃禱萬里沙，過祠泰山。還至瓠子，自臨塞決河，留二日，沈祠而去。使二卿將卒塞決河，徙二渠，復禹之故跡焉。

是時既滅兩越，越人勇之乃言「越人俗鬼，而其祠皆見鬼，數有效。昔東甌王敬鬼，壽百六十歲。後世怠慢，故衰秏」。乃令越巫立越祝祠，安臺無壇，亦祠天神上帝百鬼，而以雞卜。上信之，越祠雞卜始用。

公孫卿曰：「仙人可見，而上往常遽，以故不見。今陛下可爲觀，如緱城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云『如緱氏城』。」〉置脯棗，神人宜可致也。且僊人好樓居。」於是上令長安則作蜚廉桂觀，甘泉則作益延壽觀，〈索隱小顏以爲作益壽、延壽二館。案：漢武故事云「作延壽觀，高三十丈」。〉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。乃作通天莖臺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甘泉。」　索隱案：《漢書》並無「莖」字，疑衍也。〉置祠具其下，將招來僊神人之屬。於是甘泉更置前殿，始廣諸宮室。夏，有芝生殿房內中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封二年。」〉天子爲塞河，興通天臺，若見有光云，乃下詔：「甘泉房中生芝九莖，赦天下，毋有復作。」

其明年，伐朝鮮。夏，旱。公孫卿曰：「黃帝時封則天旱，乾封三年。」上乃下詔曰：「天旱，意乾封乎？其令天下尊祠靈星焉。」

其明年，上郊雍，通回中道，巡之。春，至鳴澤，從西河歸。

其明年冬，上巡南郡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元封五年。」〉至江陵而東。登禮灊之天柱山，號曰南岳。浮江，自尋陽出樅陽，過彭蠡，禮其名山川。北至琅邪，並海上。四月中，至奉高脩封焉。

初，天子封泰山，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，處險不敞。上欲治明堂奉高旁，未曉其制度。濟南人公玉帶上黃帝時明堂圖。明堂圖中有一殿，四面無壁，以茅蓋，通水，圜宮垣爲複道，上有樓，從西南入，命曰昆侖，天子從之入，以拜祠上帝焉。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在元封二年秋。」〉如帶圖。及五年脩封，則祠太一、五帝於明堂上坐，令高皇帝祠坐對之。祠后土於下房，以二十太牢。天子從昆侖道入，始拜明堂如郊禮。禮畢，燎堂下。而上又上泰山，自有祕祠其巔。而泰山下祠五帝，各如其方，黃帝并赤帝，而有司侍祠焉。山上舉火，下悉應之。

其後二歲，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，推曆者以本統。天子親至泰山，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日祠上帝明堂，毋脩封禪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常五年一脩耳，今適二年，故但祠於明堂。」〉其贊饗曰：「天增授皇帝太元神策，周而復始。皇帝敬拜太一。」東至海上，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，莫驗，然益遣，冀遇之。

十一月乙酉，柏梁災。十二月甲午朔，上親禪高里，祠后土。臨勃海，將以望祀蓬萊之屬，冀至殊廷焉。

上還，以柏梁災故，朝受計甘泉。公孫卿曰：「黃帝就青靈臺，十二日燒，黃帝乃治明廷。明廷，甘泉也。」方士多言古帝王有都甘泉者。其後天子又朝諸侯甘泉，甘泉作諸侯邸。勇之乃曰：「越俗有火災，復起屋必以大，用勝服之。」於是作建章宮，度爲千門萬戶。前殿度高未央。其東則鳳闕，高二十餘丈。其西則唐中，數十里虎圈。其北治大池，漸臺高二十餘丈，命曰太液池，中有蓬萊、方丈、瀛洲、壺梁，象海中神山龜魚之屬。其南有玉堂、璧門、大鳥之屬。乃立神明臺、井幹樓，度五十丈，輦道相屬焉。

夏，漢改曆，以正月爲歲首，而色上黃，官名更印章以五字，爲太初元年。是歲，西伐大宛。蝗大起。丁夫人、雒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、大宛焉。

其明年，有司上言雍五畤無牢熟具，芬芳不備。乃令祠官進畤犢牢具，色食所勝，而以木禺馬代駒焉。獨五月嘗駒，行親郊用駒。及諸名山川用駒者，悉以木禺馬代。行過，乃用駒。他禮如故。

其明年，東巡海上，考神僊之屬，未有驗者。方士有言「黃帝時爲五城十二樓，以候神人於執期，命曰迎年」。上許作之如方，命曰明年。上親禮祠上帝焉。

公玉帶曰：「黃帝時雖封泰山，然風后、封巨、岐伯令黃帝封東泰山，禪凡山，〈集解徐廣曰：「一作『丸』。」〉合符，然后不死焉。」天子既令設祠具，至東泰山，〔東〕泰山卑小，不稱其聲，乃令祠官禮之，而不封禪焉。其後令帶奉祠候神物。夏，遂還泰山，脩五年之禮如前，而加以禪祠石閭。石閭者，在泰山下阯南方，方士多言此僊人之閭也，故上親禪焉。

其後五年，復至泰山脩封。〈集解徐廣曰：「天漢三年。」〉還過祭恆山。

今天子所興祠，太一、后土，三年親郊祠，建漢家封禪，五年一脩封。薄忌太一及三一、冥羊、馬行、赤星，五，寬舒之祠官〈索隱案：《郊祀志》云「祠官寬舒議祠后土爲五壇」，故謂之「五寬舒祠官」也。〉以歲時致禮。凡六祠，皆太祝領之。至如八神諸神，明年、凡山他名祠，行過則祠，行去則已。方士所興祠，各自主，其人終則已，祠官不主。他祠皆如其故。今上封禪，其後十二歲而還，徧於五岳、四瀆矣。而方士之候祠神人，入海求蓬萊，終無有驗。而公孫卿之候神者，猶以大人之跡爲解，無有效。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，然羈縻不絕，冀遇其真。自此之後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，然其效可睹矣。

太史公曰：余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。入壽宮侍祠神語，究觀方士祠官之意，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，具見其表裏。後有君子，得以覽焉。若至俎豆珪幣之詳，獻酬之禮，則有司存。

索隱述贊禮載「升中」，書稱「肆類」。古今盛典，皇王能事。登封報天，降禪除地。飛英騰實，金泥石記。漢承遺緒，斯道不墜。仙閭、肅然，揚休勒誌。